武備志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三十五

四夷一

茅子曰、吾志武備而三有慨也、武者、古聖王所以攘夷狄尊中夏之具也、自揖讓不再、征誅見休、而遂以兵戎自戕、幅員之內、自分胡越、禮樂之地、鞠爲戰塲、屠父兄、㬥弱小、較狡以爲智、鬬忍以爲勇、

君子生其時不得已而任其責雖竭其智力焉未嘗不撫心自傷也今天下承平大患在于夷狄夷狄之必難久懷雖聖人復起不能改也故我考四夷而諄諄焉患先慮其大故首以北虜高皇聖謨所獨注焉者也曰女直曰朶顏三衛二者皆我之屬夷也而其患幾于虜等故次之曰日本日本不患于古而患于今自元世祖以八荒來王之威而不能加于日本日本將日肆天道然也幸一海爲之限耳然其威有所加俱必越海而及之故不以

爲難也國家之患曰南倭北虜故又次之曰西番哈密諸部亦故屬于我而時臣時叛者也故又次之曰海外諸國其或貢或不貢而皆無害于我者也故又次之曰安南故我之封疆也以國家威德再續其祀然時亦有狡心焉故又次之曰朝鮮雖不入版圖而其恭順爲最故又次之嗟乎臣叛亦何常盛衰亦易改最強者北虜而今冠帶而朝者垂五十載女直一小夷耳授官制貢奴而使之今顛顛一隅騷動天下此事之巳著者也日本雖屢

志

肆啓疆然志在通市得其道可頤指使之朝鮮世爲禮義之邦然積弱易降不可相倚北虜封貢已久勢難復保女直奴酋非淵勦之流一將得人指顧殲夷此事之未著者也講武備者能無意乎其本末詳簡取衷于鄭少保曉葉少師向高而删繁冗益近事著譯語考風俗詳支派以成一家云爾若先之以祖訓昭我先王之深意也次之以圖收六合于指掌也皆所以隆武備之極至也

祖訓四夷條

四夷總圖
沙漠圖
西域圖
東南海夷圖
西南海夷圖
日本圖
安南圖
朝鮮圖
北虜考

朝鮮考

祖訓四夷條

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于後

東北

朝鮮國 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

正東偏北

日本國 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

大琉球國 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

小琉球國 不通往來不曾朝貢

西南

安南國 二年一貢、

眞蠟國 朝貢如常、其國濱海、

暹羅國 朝貢如常、其國濱海、

占城國 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其國濱海、

蘇門荅剌 其國濱海、

西洋國 其國濱海、

瓜洼國 其國居海中、

湓亨國 其國居海中、

白花國 其國居海中、

三弗齊國 其國居海中、

浡泥國 其國居海中、

四夷總圖

女直即奴兒干夷人

兀良哈即朵顏三衛夷人

大寧都司故地在此

宣府

大同

遼東

京師

山西

河南

山東

朝鮮即古高麗

南京

湖廣

江西

浙江

日本東海島夷亦名倭

廣西

福建

廣東

琉球東南海中島夷

安南即交阯布

南海貢獻之國占城等

韃靼即宣大以西至甘肅一帶北虜

大虜常住牧于此即今河套也

甘肅

寧夏

榆林

西寧

陝西

松潘

四川

貴州

雲南

政司故地

凡六

北虜亦不剌竄居于此

哈密衛

土魯番

赤斤蒙古衛

罕東衛

曲先衛

安定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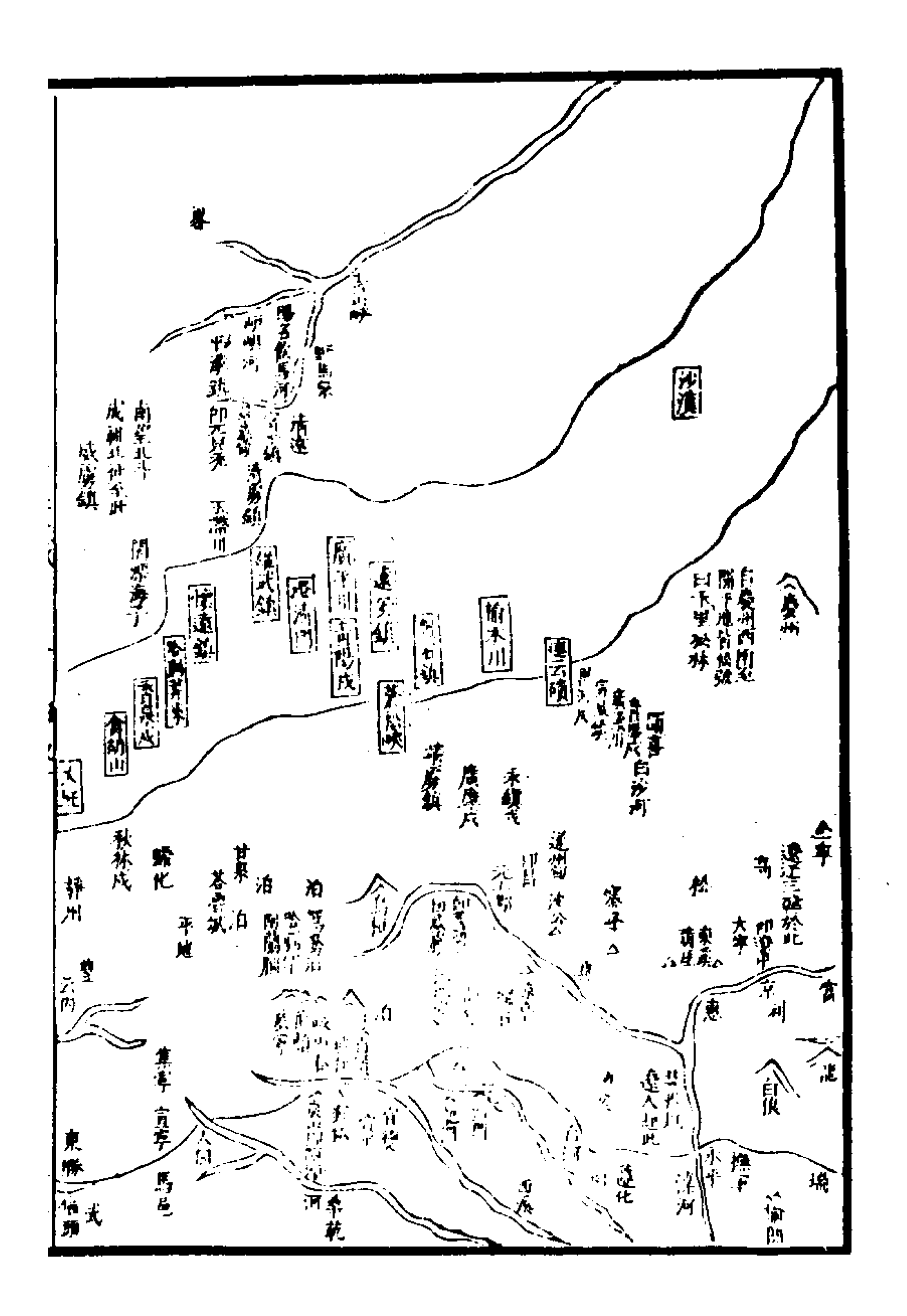
阿端衛

西番即西寧以南至雲南西界一帶番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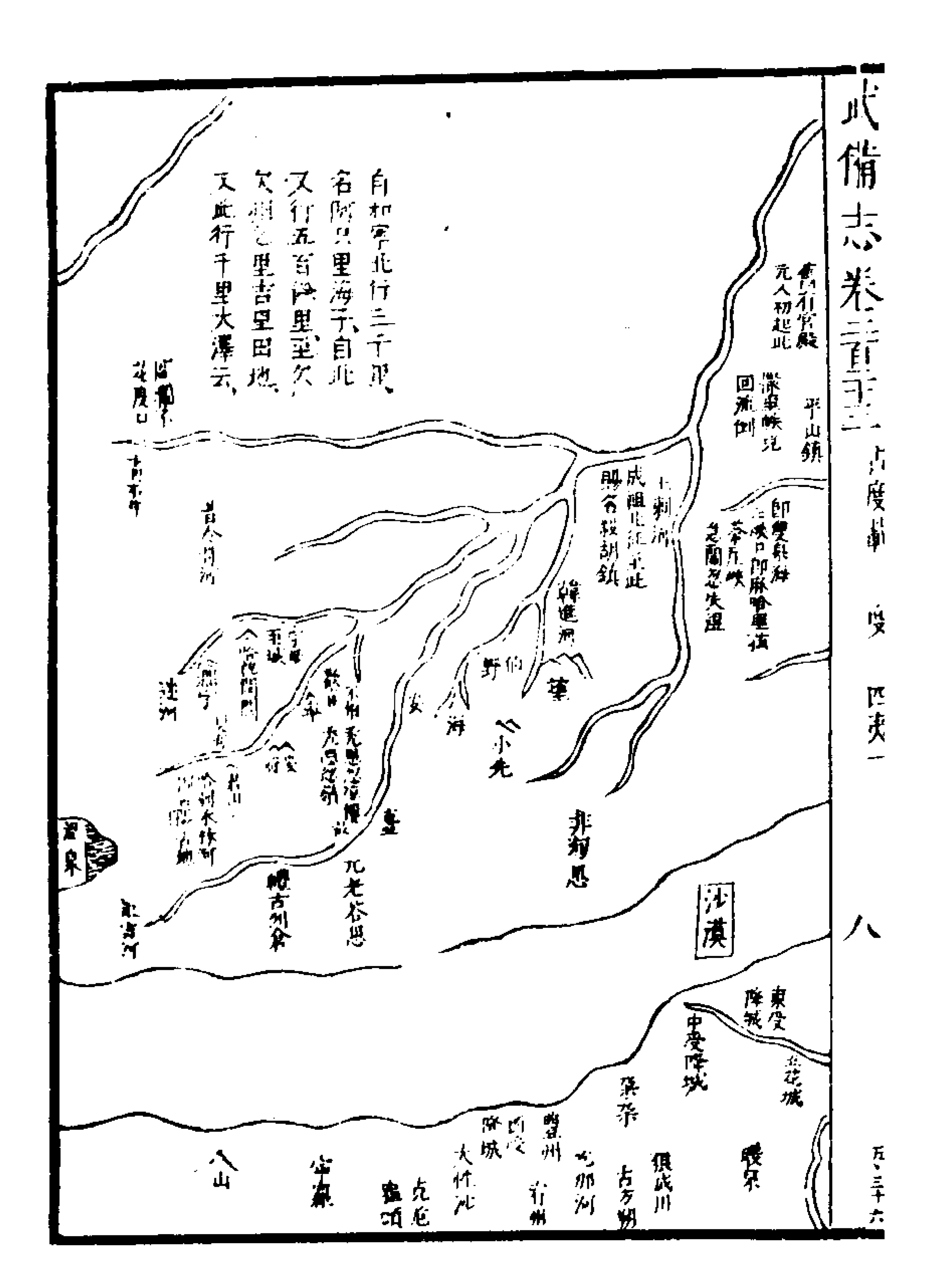
西域貢獻之國哈烈等四十六

西洋貢獻之國浡泥等四十九


朔漠圖
北山
長白山
黑水靺鞨
渤海



沙漠
榆林川
懷遠鎮
秋林戍
歸化
甘泉
集寧
東勝
馬邑
武
遵化
白狼
境


自和寧北行三千里名闊只里海子自北又行五百餘里至欠欠州已里吉里因地又直行千里大澤云
舊和寧殿
元人初起此
平山鎮
成祖北征至此
勝各殺胡鎮
沙漠
中受降城
東受降城
西受降城
古豐州
白花城
八山



白鴞州西具以東皆東夷地其西則北狄也
東夷之國不一其後稍併于遼金俱威伸指海
及今則朵顏撫之而建州海西各處亦不相統
其北所謂韃靼瓦剌與胡國之屬道里遼絕有
無不可知矣北狄自匈奴突厥以後契丹父子
始入中國而其盛於胡元遼金起一四海華夷
無外河開關以來未有之變亦南北氣運之過
海也夫汎掃獨難我祖之功借其盛衰相尋理
勢常然百年生聚加以訓練殷鑒之遠而無備
之可無備哉
沙漠
玉門關
陽關
鳴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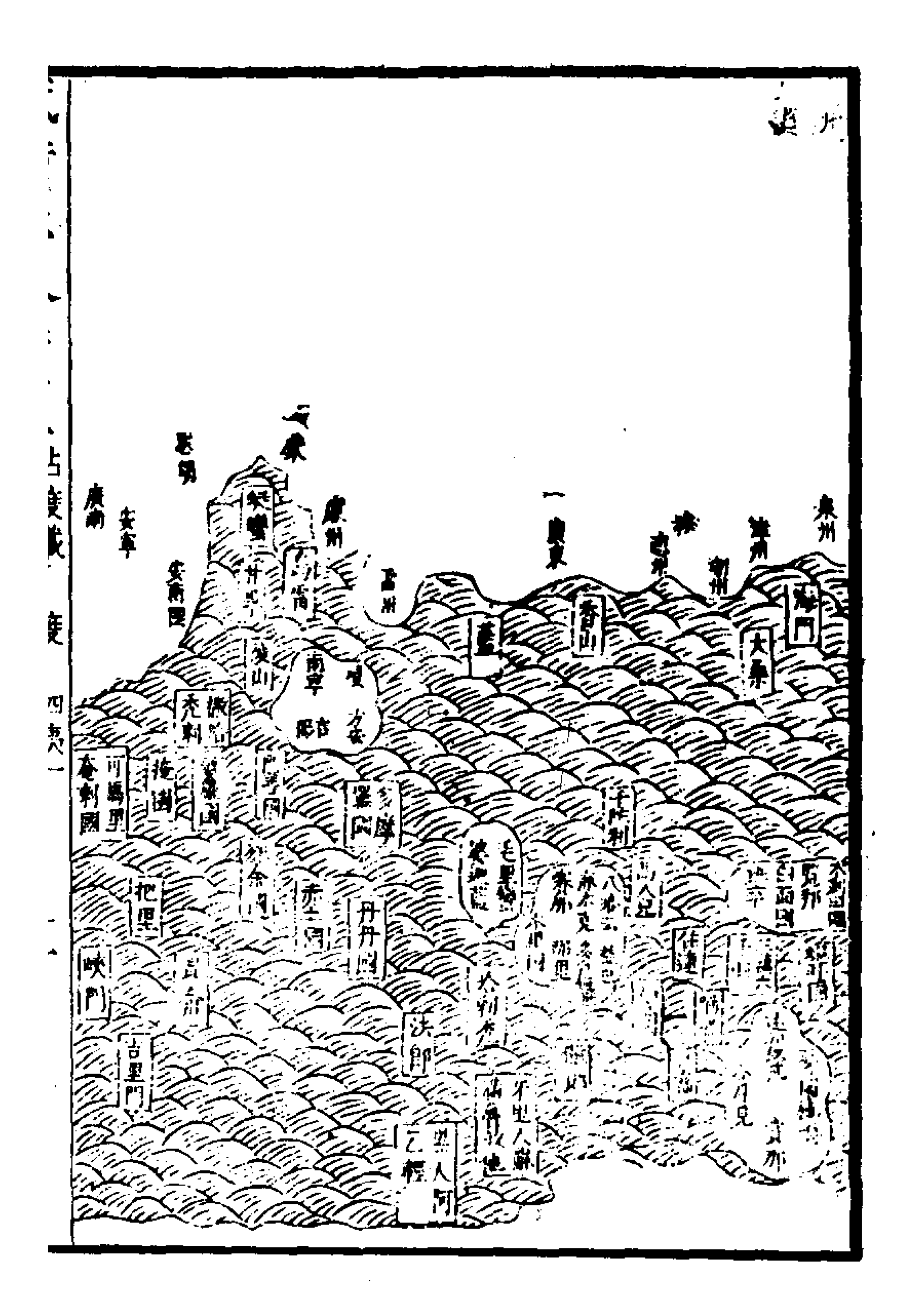

西域圖
沙漠瀚海
烏思藏
麗江
大理
永昌
建昌
瀘州
老撾
廣南
安南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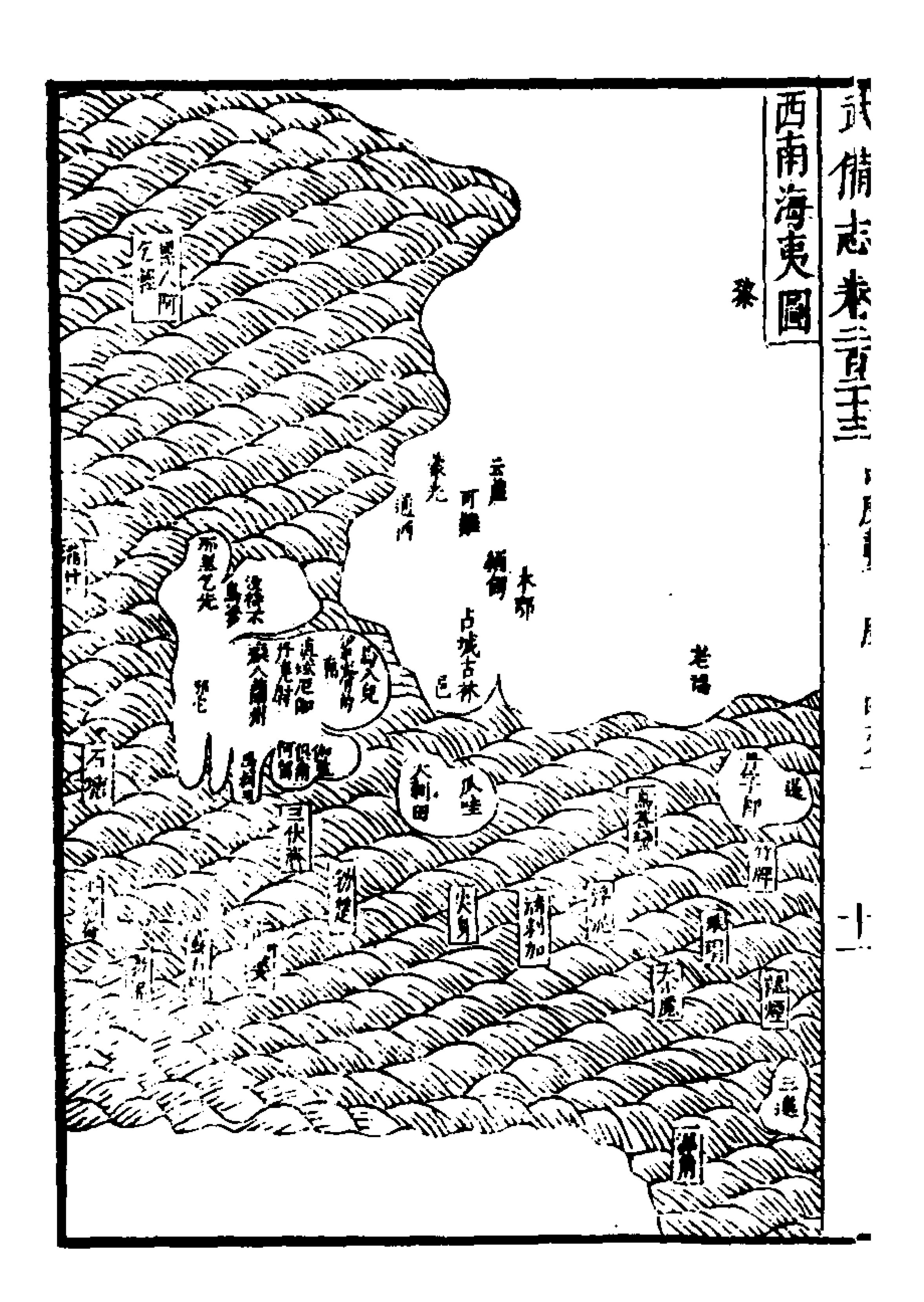
東南海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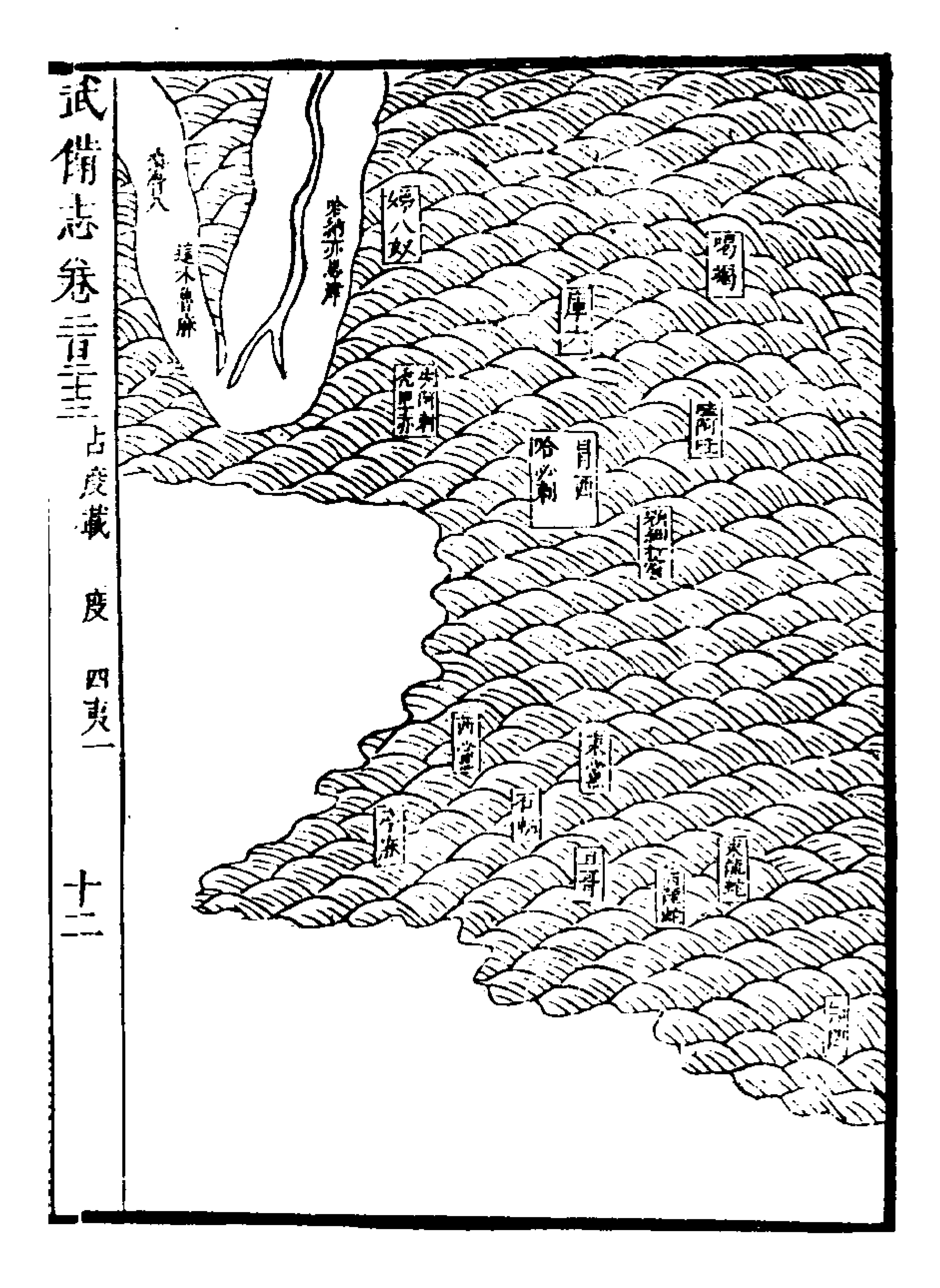
日本
大琉球
小琉球
毛人
黑齒
扶桑
泰州
湖州
通州
大狗山
廣州律
官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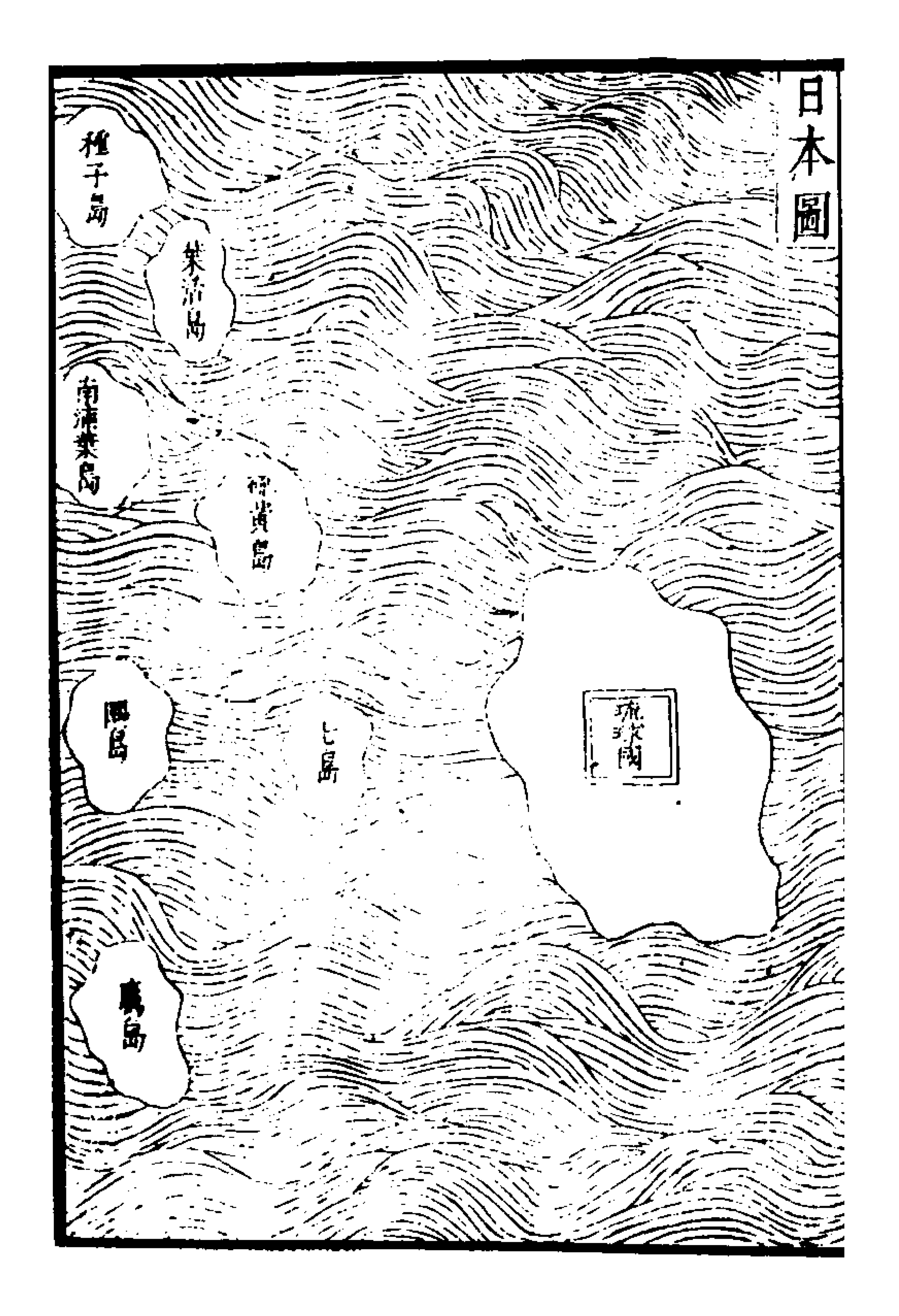


廣南
安南國
廣州
雷州
廣東
潮州
泉州
香山
丹丹國
吉里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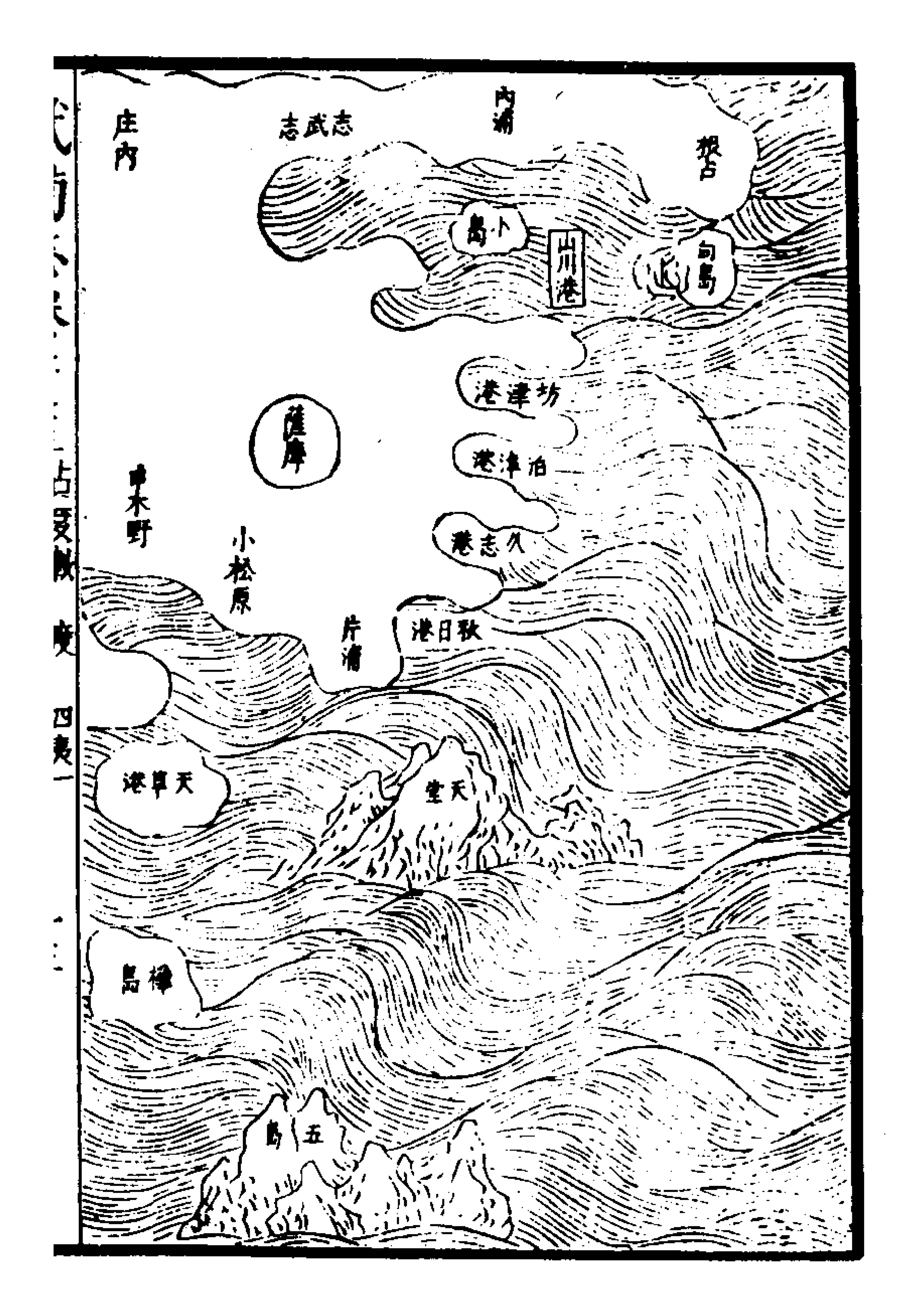
西南海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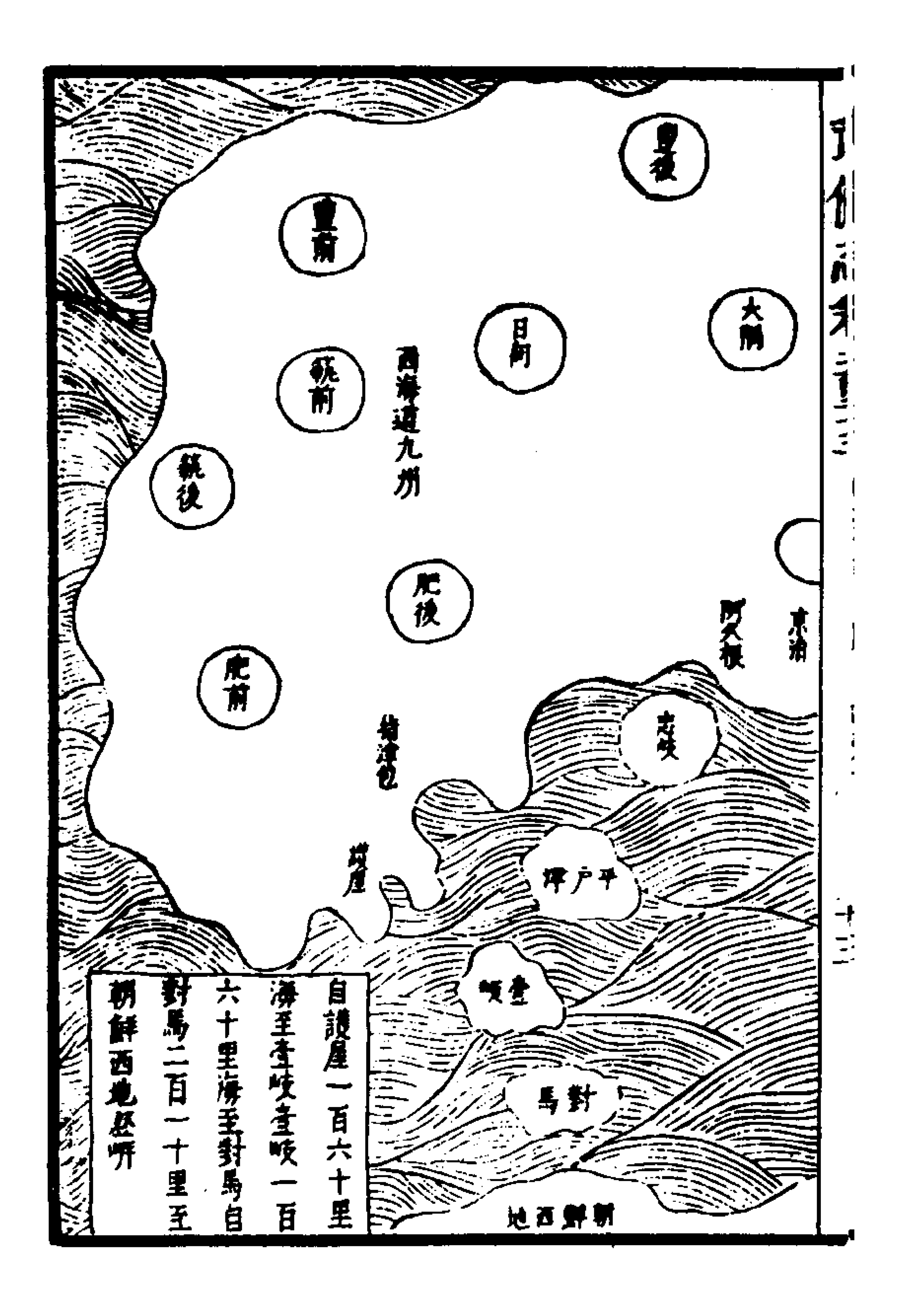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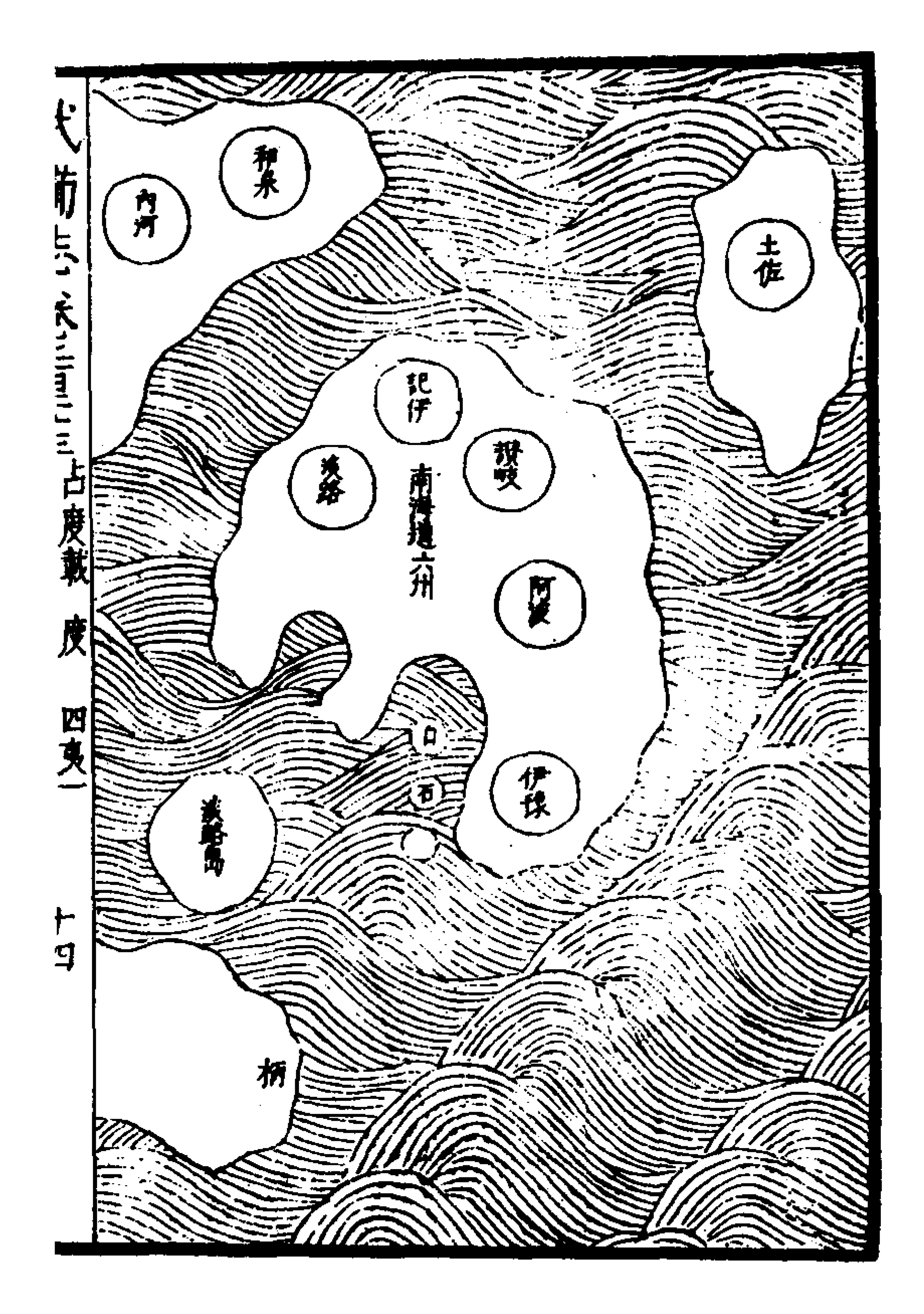


日本圖
種子島
七島
琉球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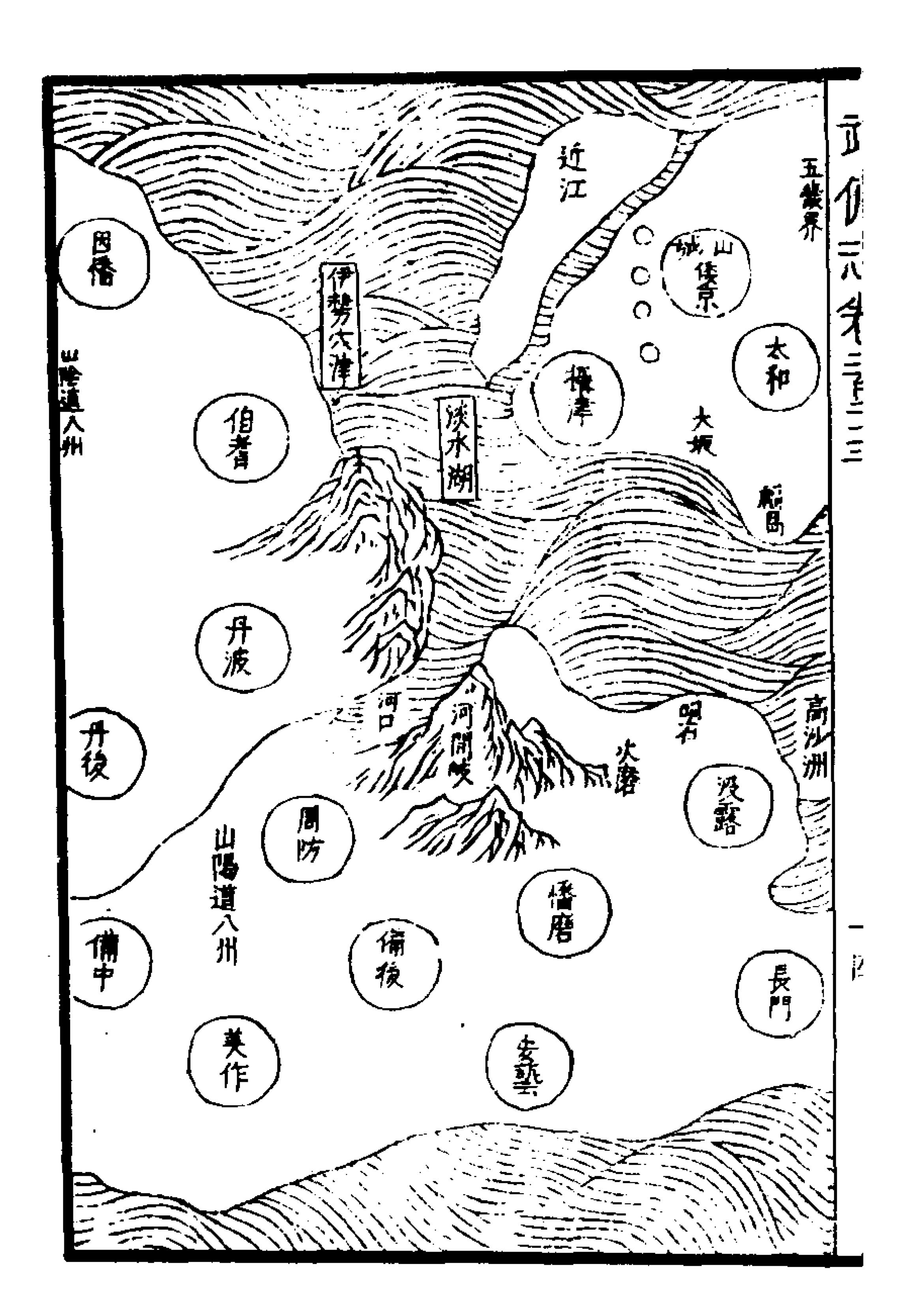


庄内
志武志
内浦
根占
小島
山川港
向島
坊津港
泊津港
久志港
薩摩
串木野
小松原
片浦
秋日港
天草港
天堂
五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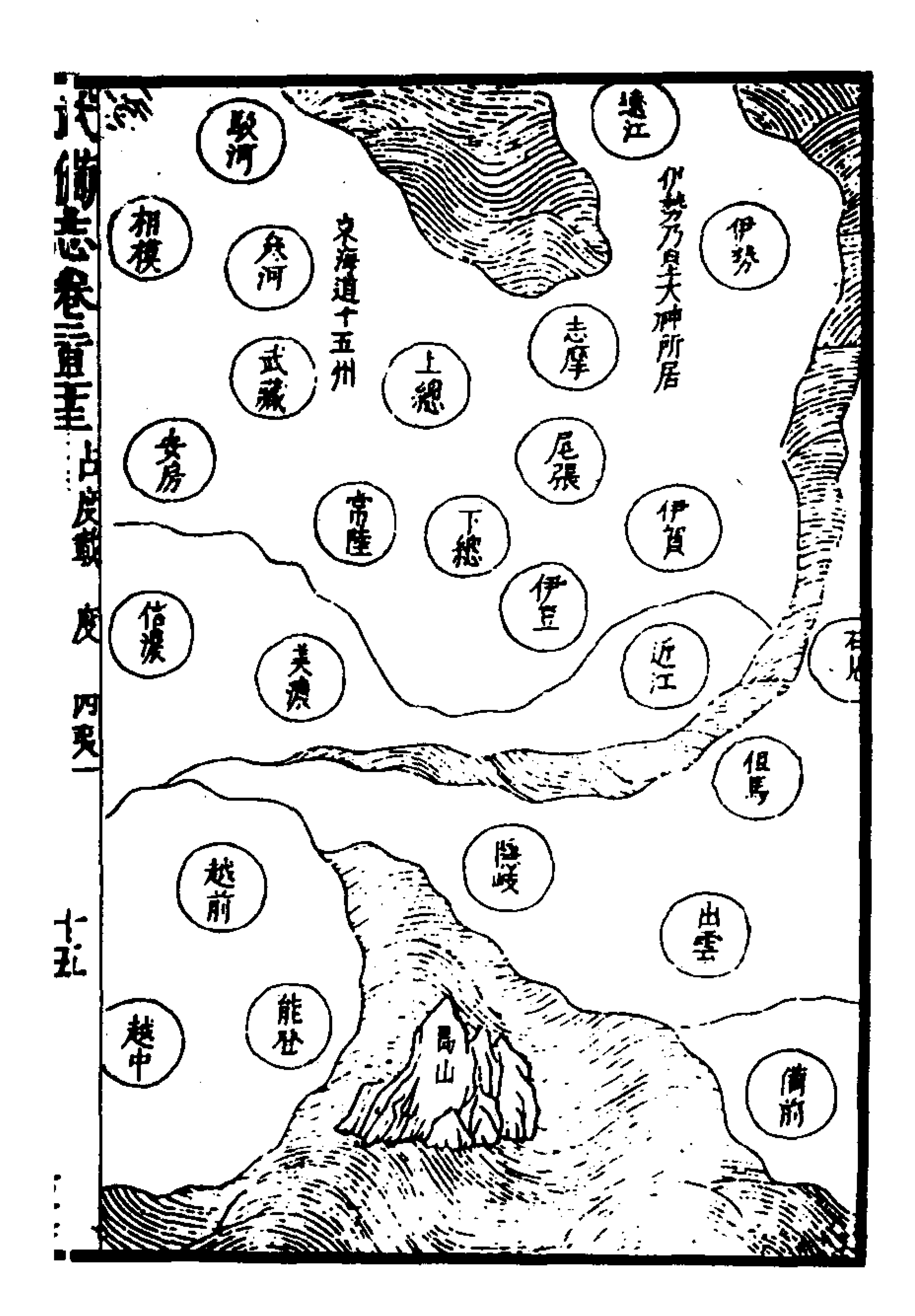

豐後
豐前
大隅
日向
筑前
西海道九州
筑後
肥後
肥前
阿久根
京泊
護屋
平戶津
壹岐
對馬
朝鮮西地
自護屋一百六十里
海至壹岐壹岐一百
六十里海至對馬自
對馬二百一十里至
朝鮮西地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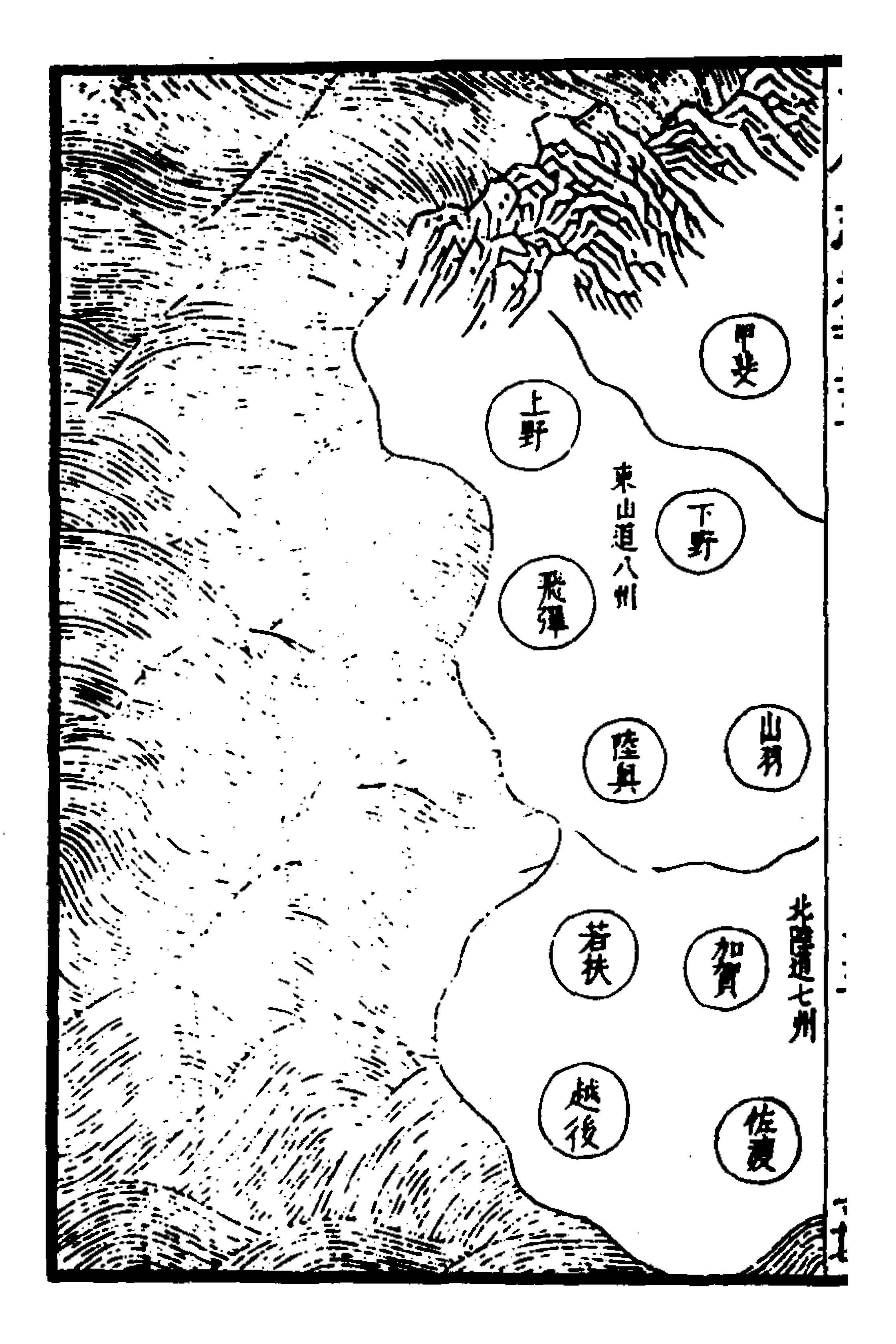


和泉
內河
土佐
記伊
讃岐
淡路
南海道六州
阿波
口
石
伊豫
淡路島
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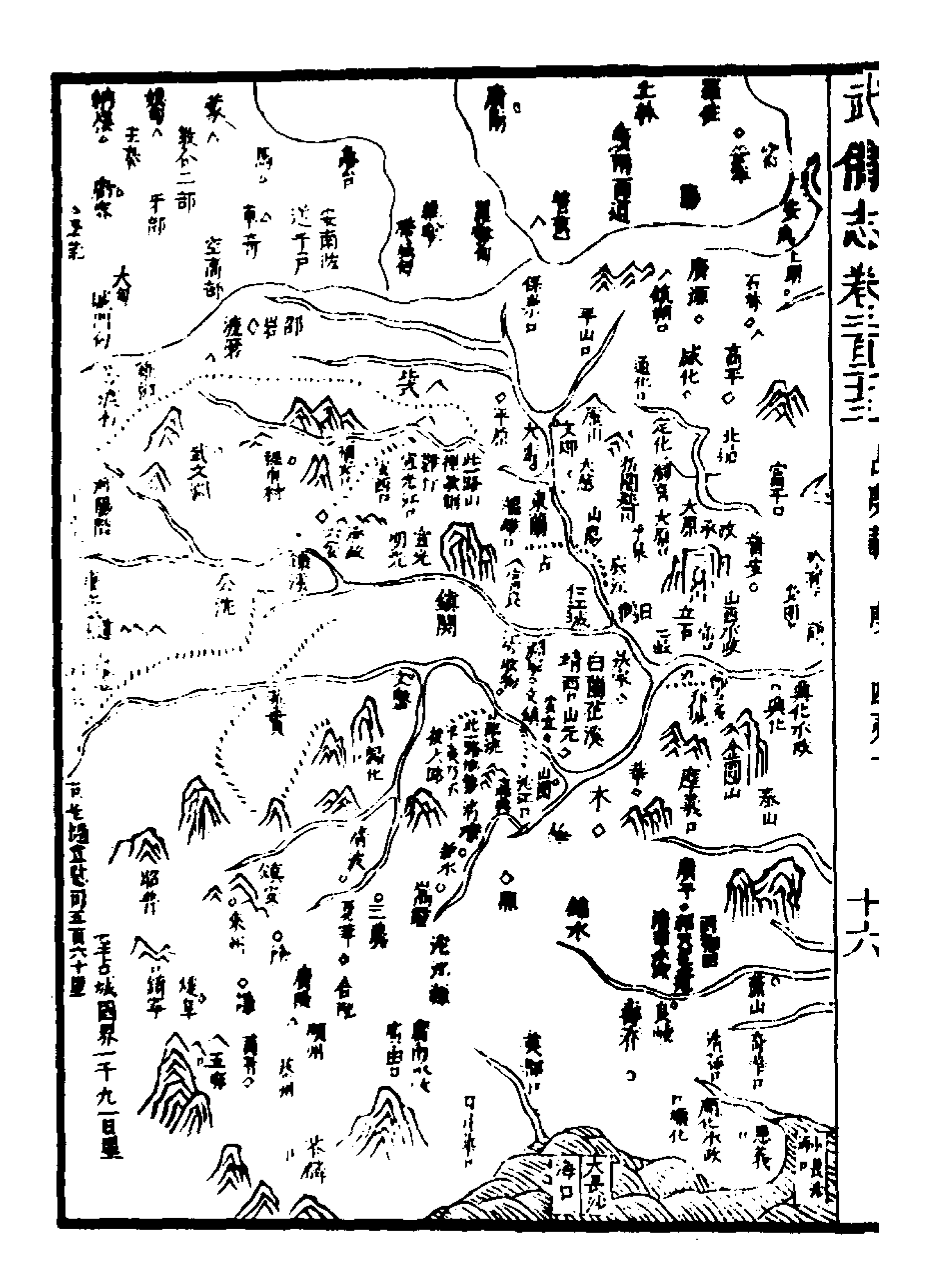
五畿界
近江
山城
倭京
太和
攝津
大坂
船島
伊勢穴津
淡水湖
因幡
山陰道八州
伯耆
丹波
丹後
河口
河間峽
明石
高沙洲
淡路
周防
山陽道八州
播磨
備中
備後
長門
美作
安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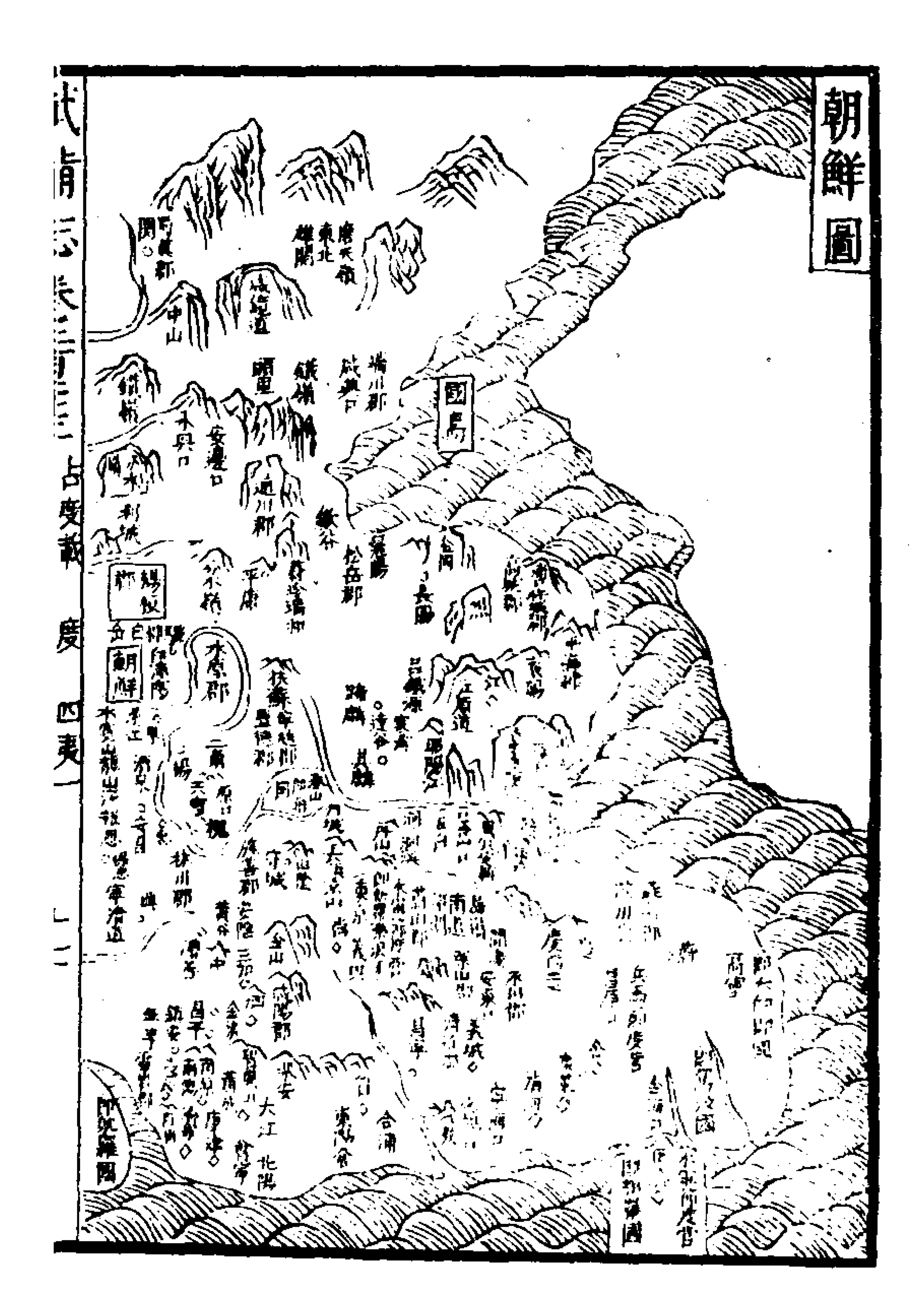

駿河
遠江
伊勢乃皇大神所居
伊勢
相模
東海道十五州
志摩
上總
武藏
安房
尾張
常陸
下總
伊賀
伊豆
信濃
美濃
近江
但馬
隱岐
越前
出雲
能登
越中
備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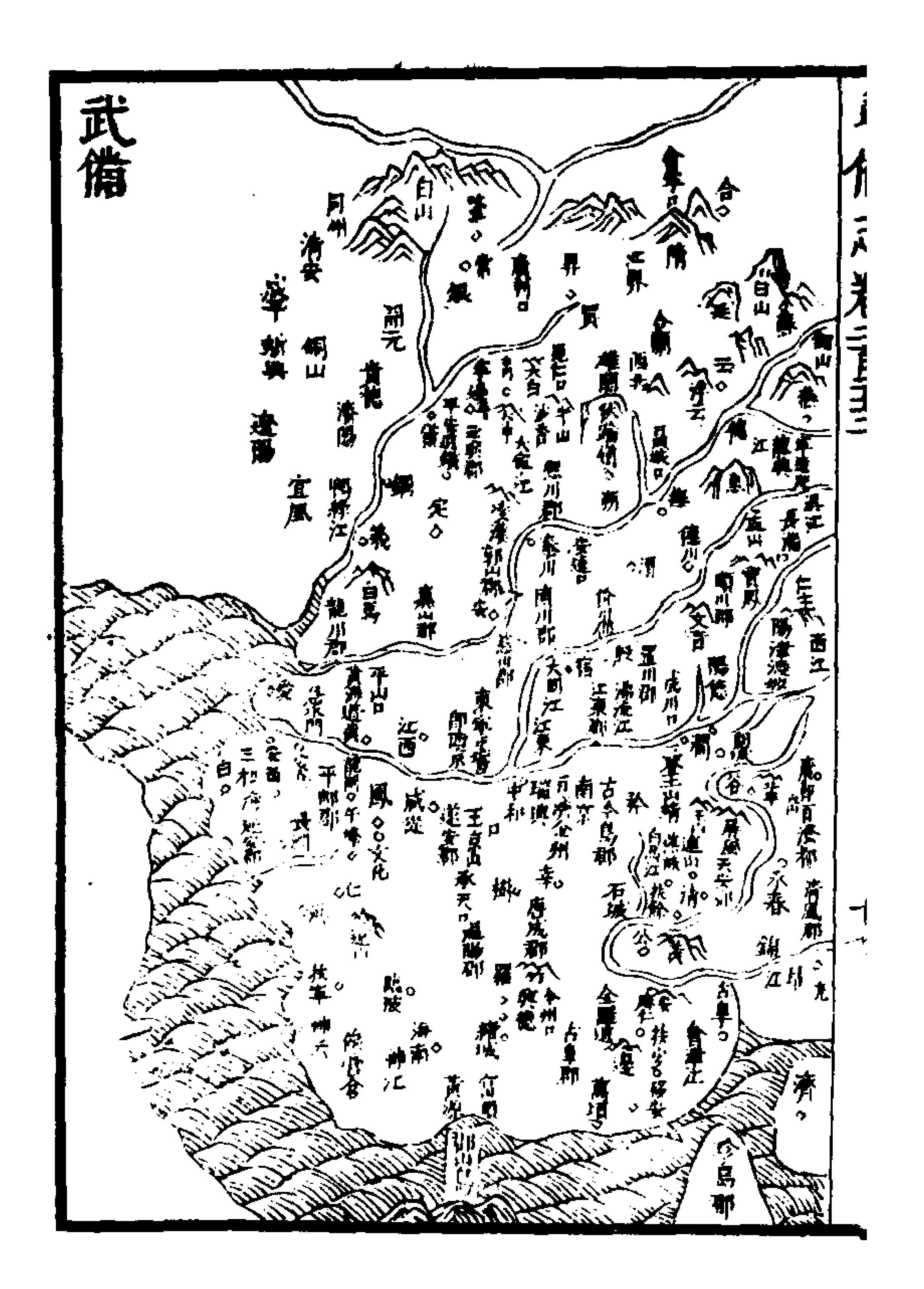


甲斐
上野
東山道八州
下野
飛彈
山羽
陸奥
北陸道七州
加賀
若狹
佐渡
越後


安南圖
向武
鎮安
王山
上元


安南站
廣源
高平
北江
太原
諒山
山西承政
嘉興
泰山
清化承政
順化承政
海口
大長沙
錦水
白鶴江
武文州
公流
鎮關
三關
合陞
順州


朝鮮圖
朝鮮
松岳郡
水原郡
中山
合浦
大江
北陽



武備
白山
同州
清安
銅山
遼陽
宜風
鴨緑江
白馬
龍川郡
平山
江西
咸從
王京
承天
遂安郡
南京
石城
永春
鎮江
全羅道
海南

武備志卷二百二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三十六

四夷二

茅子曰、按四夷者、圖與考並急焉、人知考以鏡往事、不知圖以燭將來、古曰圖史、豈欺我哉、自圖之不講、而經緯之大政、散見之禮、威皆委諸莽焉、故我首以圖、而次及考、如左、然志之重圖、不獨夷也、

北虜考 一

北虜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皆其地、而兀良哈以內附、爲屬夷、別有考、其實據沙漠、爲中國患、離合盛衰、代變靡常、大抵元遺孽也、高皇帝洪武元年秋、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元都、元主夜開建德門、及其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而使其將擴廓帖木兒將兵自太原來侵、達間徑擣太原、擴廓還兵自救、達與遇春計以精兵夜襲破其營、擴廓僅從十八騎遁去、其明年春、

遇春兵至大同、守將竹貞棄城走、元丞相也速攻通州、曹良臣拒却之、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皆名元臣、擁兵自固、上以書諭元主曰、自古有國家者、必仰觀天命、俯察人事、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及君之身、中外多故、朕以淮右布衣、仗義興師、芟夷羣雄、此寧人事、亦天命也、以君知時通變、遠遜沙漠、故戒戢將吏、勿復窮追、君不見察、益縱部下、令盜吾邊、人民苦之、若此者、恐非君之福也、以朕為

君計、誠宜限地自守、修德順天、斷延世祀、毋輕動貽悔、又書諭納哈出、皆不報、達等師遂西、李思齊走臨洮、上以書招之、思齊降、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所執、其弟良臣以慶陽降、頃之、復叛、達攻殺之、遇春自鳳翔奉命分兵取開平、李文忠副之、過惠州、次全寧、敗也速兵、進攻大興州、破擒元丞相脫火赤、遂克開平、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元主益北遁、遇春還師至柳河川、卒、文忠代將其兵、元攻我大同、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列伯、而

大將軍亦悉下秦隴、還師、其年冬、王保保襲蘭州、
王保保者擴廓帖木兒別名也、守將張溫固守、指
揮于光來援、兵敗、被執、保保令至城下大呼溫降、
光大呼守者第毋降、大將軍援至矣、保保殺之、明
年春、上以保保數擾邊、復命達爲征虜大將軍、李
文忠馮勝爲左右副將軍、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副
將軍、北伐、問諸將策安在、咸言宜直取元主、上曰、
王保保方在塞下、舍近圖遠、失緩急之宜、非計、爾
達其自潼關出安西、擊王保保、爾文忠自居庸入

沙漠、追元遁寇、兩軍並舉、虜在彀中矣、諸將皆頓首曰善、達軍出安定、營沈兒峪口、保保潛遣兵襲東南壘、敗左丞胡德濟、達親救之、乃却、因斬裨將數人、械德濟送京師、明日合戰、衆咸奮、大敗保保兵、擒其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餘疋、雜畜稱是、保保走和林、是夏元主殂于應昌、其國人謚曰惠宗、上嘉其達變、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的里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

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捷奏上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復致書元主告以謚順帝及封崇禮侯之意而下詔漠北曰朕即位初遣使臨諭四夷咸奉職納貢惟漠北以庚申君故未及今彼祿位已終人心絶望爾諸部酋長各依識來附朕當更給印章還領所部毋為寇災矣朕既為天下主視華夷無間凡馬牛羊孳蓄從便地牧養違者且舉兵加誅毋執迷貽悔於是諸酋相繼歸附獨王保保猶在和林上屢招之皆不報五年春命徐

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征西將軍分三路討之達與虜戰不利斂兵守塞勝軍至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多所斬獲甘肅守將上都驢率吏民迎降進至亦集乃路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又敗之瓜沙文忠進兵臚朐河留部將韓政守輜重令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疾趨敗虜將蠻子哈刺章于土刺河追至土魯渾河虜益衆搏戰文忠馬中流矢步持短兵接戰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

奪虜騎乘之、文忠戰益力、窮追至稱海、虜遁去師
還、明年春虜先後寇永平慶陽塞、守將輒擊敗之、
達文忠等復往諸邊備胡、當發上自臨諭創業之
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于事平、念欲休息、顧居安慮
危、古人所愼、比聞胡人窺塞、豺狼出沒、重煩卿等、
其爲朕總率將士鎭遏邊陲、淸野以待其來、盡銳
以擊其情、至邊之日、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焉、達
行至臨淸、聞虜寇武朔諸州、遣陳德郭子興馳往
擊之、虜遁去、德子興追敗之答剌海口、斬獲甚衆、

鴈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復相繼破虜、擒其平章定定等、璽書戒達、以殘胡擾邊、連歲未滅、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不下、魯仲連謂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卿等念哉、其冬達破王保保兵于懷柔、明年夏、都督藍玉敗元將脫因帖木兒、遂取興和、李文忠亦遣裨將擒其平章陳安禮木骨飛、太尉伯顏不花、斬其將眞珠驢、復親率兵攻其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氊帽山、破、斬魯王及司徒答海俊等、其秋遣崇禮

侯北歸明年王保保卒保保屢敗屢奮元主倚以自強上欲致之不能心壯其節間問諸將今孰可稱奇男子者咸對曰副將軍遇春上曰非也遇春我得而臣之如王保保眞奇男子耳因策其女爲秦王妃也而叅政蔡子英者亦義不事明子英故爲保保所知定西之敗走匿關中吏行求得之械送京師過洛陽信國公和困辱之終不屈其妻聞子英至欲見之子英不許至京上命以官不受退而上書間一夕大哭人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語聞

詔有司送出塞、是時愛猷識里達臘殂、次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丞相驢兒哈剌章蠻子、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等、時寇塞下、十三年春、西平侯英討擒脫火赤、明年、大將軍達率諸將征乃兒不花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還、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邊、將屢敗之、獲其將乃剌吾、初大師克燕、納哈出俘至京、上遇之厚、竟釋歸、聚衆至二十萬、輜重饒于虜主、上以舊好屢招之、不聽、二十年春、乃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率頴昌侯傅友德、

永昌侯藍玉、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兵二十萬往擊之、復遣乃剌吾歸諭之、降勝軍出松亭關累敗虜兵、乃剌吾至納哈出、驚喜執手勞問殷勤、乃剌吾盛言上所以遣歸及綏來意、由是其衆多欲降、勝軍駐金山、納哈出使使來稱款、然陰覘我師、勝遣永昌侯玉往受其降、虜使歸具言師盛、乃剌吾亦勸之力、納哈出歎曰、天不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身詣玉、玉飲之酒、懽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

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爲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傷其臂，不得去，遂擁以來，而所部將士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衆，得諸鹵薄甚衆，師還，都督濮英等爲殿，殘寇伏道左突出殺英，勝上鄭國公茂驚潰虜衆狀，茂亦訐勝軍中陰事爲勝負，以是賞不行，濮英以死事，贈金山侯，納哈出至，封爲海西侯，賞賜慰勞之甚厚，其秋，遣使即軍

中拜永昌侯玉為征虜大將軍、率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都督耿忠、孫恪及定遠侯弼等征虜。明年夏、玉率兵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定遠侯曰、將軍提十餘萬師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將何藉手見主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爨、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知虜營在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師至、大驚。太尉蠻子率衆拒戰、破殺之。虜主與其

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等五十九人、部酋二千九百餘人、男婦七萬七千餘人、馬駝牛十五萬、盡焚其甲兵而還、俘至壓、書褒玉、地保奴等給第居之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上怒玉無禮、妃聞之慚懼、自經死、地保奴頗有怨言、上曰、吾嘗欲封之、以存元祀、今如此、其居之琉球、遣使護往、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免、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剌河、爲其臣也速迭兒所襲、衆

復散獨與揑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其
依闊闊帖木兒值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繼
殺之并、殺天保奴揑怯來等、遣使來降、命居之全
寧應昌諸處、未幾、失烈門襲殺揑怯來、部落遂潰、
故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將
寇邊、上命英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定遠侯
弼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征之、燕王者、成祖文皇帝
也、師出古北口、文皇帝臨塞諭諸將曰虜地曠絕、
吾千里行師無間諜、難以成功、乃發騎詗知乃兒

不花等駐進都、遂冒雪抵其營、虜不知也、指揮觀童者、與乃兒不花有雅故、前往說之、乃兒不花、追、遂偕觀童來見文皇帝、慰接之、酒食遣歸、度將至營、復召之、如此者三、虜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還、捷奏上、喜曰、淸沙漠者、燕王也、明年夏、文皇帝督穎國公出塞、捕畨將阿失里等、其秋、命都督劉眞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和林西、元屬兀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諸貢使、上嘗遣使招諭之、不從、眞等攻破其城、兀納失里遁去、俘

加

獲甚衆於是虜益衰終高皇帝世勝息遠遁不敢大為寇而上亦大封建諸王藩北邊璽書時下惟詰戎制虜為務虜自脫古思帖木兒殺後大臣紛拏益五傳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弑不復知帝號矣文皇帝初鬼力赤立稱可汗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猶稍稍仍漢官名永樂元年遣使齎書諭鬼力赤曰元運既終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命撫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于燕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塞北推奉可汗特遣指揮朶

兒只恍惚等持文綺四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爲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勑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乜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告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疋之虜寇遼東懿路寨官軍頗失利虜亦引去上復書諭之其秋鬼力赤阿魯台率衆西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瓦剌者元别部也當洪武時强臣猛可帖木兒據其地死而衆分爲

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秃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相讐殺不休、明年夏、遣使完者秃齎勑諭瓦剌、令天下一家、莫不來庭、惟爾北部、猶觀望未歸、使者往、爾其遣人通好、朕當授以官賞、俾安本土射獵畜牧、毋外王化、并賜以文綺、馬哈木等遂遣使入貢、其使往鬼力赤者、皆不返、四年夏、諭鬼力赤令還所遣使、不報、諜言也孫台爲部下所殺、馬兒哈咱奔瓦剌、阿魯台逃居海剌兒河上、日事虛實未可知、第戒邊將善爲備、明年春、韃靼僧耳

亦赤也兒吉你兒灰等來歸、上遣還、令齎綵幣賜虜酋、仍寄諭寧夏守將、是或為虜間、宜防之、鬼力赤立數年、以非元種、衆不附、迎本雅失里欲立之、上諭本雅失里曰、近聞鬼力赤迎爾北行、以朕計之、鬼力赤與也孫台為肺腑親、爾與之勢不兩立、夫元運來六代相傳、無一人得善終者、爾之保身、亦何容易、自古有天下者、皆前代子孫、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如能幡然來歸、朕當加以封爵、居以善地、爾其審之、未幾、虜竟殺鬼力赤、立本雅失里

爲可汙、上遣給事中郭驥指揮金卜歹往使復諭以通好、本雅失里殺使者、兩與瓦剌戰、爲所敗、七年夏封瓦剌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給誥印、其秋、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往擊虜、上諭福曰、本雅失里逆天道殺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開平而北、卽不見虜、亦常如對敵、遇虜設奇奮擊、不得便卽止、毋爲虜所紿、仍告本雅失里以興兵問殺使之

罪、虜脫脫不花王把禿王偽丞相肯卜王等、相繼
來歸、福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
乘勝渡、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
言可汗聞兵來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
疾馳擊擒此虜矣時諸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訌
我、不可信不聽令尚書爲鄉導徑前薄虜營虜佯
敗誘我深人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泣諫曰將軍輕
信諜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狃我也將退欲乘
我、進且覆我、徼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陛辭日

上諄戒乎、而躁亂若此、計獨宜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莫測、一二日我大軍至、并力擊之、何不克也、即不然、猶可全師歸、何慮不出此、而自取敗亡、爲武城侯亦力言、福皆不從、謀使同安侯使虜、偶求和、以兵繼之、同安侯不欲行、福厲聲曰、違令者斬、乃先馳馬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從之、卒遇虜、安平侯力戰殺數百人、馬蹶被執死之、五將軍皆沒、師殲焉、上聞之、震怒、意欲大創虜擄亂原、乃召諸

將議親征、第患道遠轉餉難、尚書夏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一城貯之、留軍守、又十日、亦如之、庶濟師、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平胡、曰殺胡、明年春、詔曰、朕受天命、承洪業、統御萬方、普天率土、靡不從化、獨北虜殘孽、肆逞凶暴、屢使拊循、輒見拘殺、恩既遄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其運已絕、俯驗人事、則彼衆已離、今親帥六師、彰天討、大擊小、順取逆、治攻亂、逸伐勞、悅弔怨、五者必勝之道也、蕩除

有罪廓清疆宇庶幾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於是命原吉輔皇長孫居守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從明年三月發京師次鳴鑾鎮順寧王馬哈木等遣使貢謝上登凌霄峯望漠北顧謂廣等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風埃沙草耳衰微若此而倔强何哉次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上默禱泉湧出賜名神應泉次環翠峯獲虜人訊知虜居兀古兒札謀西奔上謂導者虜西而我軍東北趨恐左若西北邀之可獲也導者固請趨兀

古兒札、上曰、以爾爲導、宜從爾、至則虜果遁、倍道追之、及虜于斡難河、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以七騎絶河遁去、裨將劉江梁福等追之、不及、還、正月班師、至廣漠鎮、前騎報阿魯台聚衆山谷中、遣使諭之、阿魯台欲降、所部議異、遂迎戰、敗走、上曰、虜性貪、雖敗且窺吾後、乃伏兵數百於河曲柳林中、使數卒實草於囊、負之行、上親率精兵千餘後、諸軍發、虜望見負囊者、爭趨之、伏兵發、亟走、上急擊之、生擒數十人、餘盡

死、駕還、次玄石坡、勒銘曰、惟日月明、雖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銘擒胡山曰、瀚海為爐、天山為鍔、一洗胡塵、永清沙漠、銘清流泉曰、於鑠王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輟供御、散給之、下令軍中、許相借貸、抵京倍償其直、師賴以濟、次開平、張宴大酺、將士酺已、上乃肉食、秋七月至北京、冬、還京師、阿魯台遣使言欲輸款、且言尾剌不宜信、尾剌亦請乘阿魯台敗遂蹙之、上兩荅其意、明年、阿魯台累貢馬、且請得部署女直

北時元順帝相傳一派遂絶

吐番諸部、上問左右、多言許之便、學士黄淮曰、虜狼子野心、散則易制、合則難圖、殆不可聽也、上是其言、曰、淮如立馬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平地見目前耳、遂不許、而送其兄妹北歸、蓋洪武中師至捕魚兒海俘來者、是時阿魯台與本雅失里君臣已各部而居、明年、馬哈木等乗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爲故主復讐、會馬哈木使來言滅本雅失里、得傳國璽、欲進獻、恐爲阿魯台所邀、請兵征之、且多所陳乞、上曰、虜驕矣、姑待之、勞其使遣

歸、明年夏、虜曹伯顏不花來朝、亦請誅尾剌、其秋、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封夫人、尾剌貢遂絕、明年三月、上親征尾剌、皇太孫從行、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分率諸軍、都督劉江朱榮爲前鋒、夏六月、次撒里怯兒江、遇虜、與戰、斬數十人、上度虜且大至、申令嚴備、恐虜有能漢語者、盜吾營馬、哈木等掃境來戰、見我師整、頓山巔不敢發、上令騎挑之、虜奮迎、敗死數百人、我偏將滿都力亦戰死、都督馬聚被創甚、上遥見、

麾鐵騎馳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追至土剌河、馬哈木遁去、會日暮還營、上語皇太孫、遲明當窮追此虜、盡殲之、太孫言虜已奔敗、游魂假息、不必追、上從之、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大酋以下來朝會、而身稱病不能行、上賜米百石、驢羊各百、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勑皇太子以班師告天地廟社、仍詔告天下、七月、駕還北京、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謝罪、語甚卑、送還前所留使舍黑撒答兒等、上曰、黠虜乃巧言文過、羣臣

頓首虜貪獸不足較乃受獻館其使使者言馬哈木以阿魯台與中國歡將爲已害欲候冬襲之上勑邊將嚴爲備明年春阿魯台與瓦剌戰破之使使來獻俘上報賜仍及其將士未幾順寧王馬哈木死遣宦者海童往勞賢義安樂二王先是海童曾使瓦剌歸言所以拒命者順寧王之爲順寧死賢義安樂可撫也故上復遣之十六年春海童及瓦剌貢使至馬哈木之子脫歡請嗣父爵上復封脫歡爲順寧王而使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

綵幣往賜太平把禿索羅、及其弟昂克、别使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而阿魯台貳、初阿魯台降、以迫瓦剌窘甚、南保塞自歸、上固曰虜黠詐、窮來歸我、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哉、納而封之、虜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數歲、益蕃富、遂慢我使者、或拘留之、彼使歸、肆行刼掠、部落往往寇塞下、上戒諭不悛、二十年三月、大入興和、上鋭意親征、召問兵尚書方賓、賓言餉不足、未可興師、問戶尚書夏原吉、原吉對如賓語、加切、上不懌、

令原吉往覘開平餉道刑尚書吳中入對復如賓
上益怒逮原吉及中繫掖庭獄賓自殺禮尚書呂
震譖賓等誣罔命戮賓屍幾欲殺原吉楊榮力救
乃免遂命英國公輔偕六卿議餽運輔等議分前
後二運前運半用車半用驢踵大軍行隆平侯張
信尚書李慶等督之後運稍後大軍行俱用車保
定侯孟瑛等督之共用驢三十四萬車十一萬七
千五百民挽者二十三萬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
駕遂發五月次隰寧大閱將士製平胡三曲使士

歌之、踰月、至威遠川、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
擊之、上曰虜欲牽我耳、吾兵鼓行前、虜自救不暇、
何暇攻我哉、七月進次殺胡原、獲虜部下、言阿魯
台聞兵出、其母妻罵之曰、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
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吾屬何辜、今虜矣、阿魯
台遂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欒海側、而身與
其孥北走、上命焚輜重、收其馬駝牛羊、遂班師、曰、
虜患邊驅之足矣、吾不欲黷武也、顧謂諸將、兀良
哈我屬夷、今顧黨虜、亟剪之、語在兀良哈考中、八

月還京師明年七月虜降者言阿魯台將入寇上遽召諸將諭之曰虜意朕不復出宜先出塞待之伐其謀諸將皆曰善部分行寧陽侯陳懋爲先鋒九月次西陽河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爲順寧王脫歡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至率餘衆遠遁矣乃官阿失帖木兒等爲千戶進次上莊堡先鋒懋追虜至宿嵬山不及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馳奏聞也先土干在虜中素雄黠自豪阿魯台忌之

既見上慰諭甚至也先土干喜曰明皇帝眞吾主也封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官其甥把台罕爲都督冬十月班師發萬全上乘馬忠勇王騎從間以虜中事對稱旨復爲勑勞之所部皆擧手加額呼萬歲十一月至京師忠勇王數請擊虜自効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卽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上曰卿意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明年春正月開平守將奏虜盜邊羣臣勸上如忠勇王言遂親征夏

四月發北京、陳懋金忠爲先鋒、出塞數千里、至荅
卩闌納木兒河、不見虜、英國公輔等願假一月糧、
深入誅之、而上次開平時、夜夢神人言上帝好生
者再、學士榮幼孜乞承天意、赦虜罪、遂降詔諭其
部落、至是欲旋師、乃諭輔出塞久、軍士勞、卿等且
休矣、朕更思之、秋七月、班師至清水源、道旁石崖
高甚、顧榮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征虜過
此也、次蒼崖戍、不豫、次榆木川、上崩、文皇帝凡五
出漠北、三犂虜庭、中外勞費、詎臣凜凜虞之軍興、

而虜緣大創、本雅失里妻率屬來朝、瓦剌襲封爵、稱外臣、阿魯台是後亦奉貢謹、邊境少事矣、宣德元年春、賢義王太平死、子捏烈忽嗣封、三年秋、上親廵邊、大破兀良哈、五年春、以陽武侯祿議、棄開平、移城獨石、始文皇帝世、旣棄興和、及大寧、至是開平復失、宣遼道絕、虜益迫內地、而阿魯台瓦剌時相攻、兵拏不解、阿魯台敗、上勑大同守將武安侯、亨虜敗部曲離散、即來降、宜嚴爲備、未幾阿魯台攻兀良哈、敗之、往牧遼東塞下、遣使入貢、上曰、

虜貢宜自宣大入今乃從遼東非制其命守臣防之八年秋虜答卜寇甘肅都督劉廣遣將敗之殺答卜父子答卜者阿魯台部酋也時阿魯台使來羣臣請拘之發兵問罪上曰阿魯台歸命久祖宗待之厚毋以細故廢前恩且部下逆彼不能制未可罪也禮其使璽書諭之明年夏阿魯台復爲順寧王脫歡所敗獨身逃使使來控上惻然遣使撫之是時脫歡强稍倂有賢義安樂之衆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

此時元室別派立

元後脫脫不花王為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服屬焉、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乞歸附、以爲左都督其冬脫歡使使來告捷言欲獻玉璽、上賜幣、令毋獻璽阿魯台既死所部阿台王子朶兒只伯因竄居亦集乃路屢寇甘凉敗我兵睿皇帝立、累招之不從正統元年羣臣劾總兵官寧陽侯陳懋都督劉廣等縱寇罪、廣坐掩敗上功、械下獄、餘罰治有差其夏虜酋脫脫木兒滿哥帖木兒率衆款凉州塞、守將李安以聞、上勑安毋以虜

款弛備其秋命都督蔣貴率京兵征虜師出無功上命兵尚書王驥鄺埜廷議邊事越五日未奏逮驥埜下獄已而釋之明年春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討虜都御史李儀言和寧殘孽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爲邊寇固自其常第嚴烽堠練士馬備之足矣不宜各棄所守窮兵遠出冒寒涉險幸一時功上曰儀言是然師業已行政等才足辦也已而皆無功其夏命尚書驥行邊得便宜行事都指揮安敬以罪戮徇軍中復坐虜入奪

都督同知史昭一秩其冬命都督任禮爲平羌將軍都督蔣貴趙安副之尚書驥督師勒阿台朶兒只伯明年夏禮貴破虜于石城斬三百餘級擒僞左丞脫羅及部屬百人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驢駝牛四百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朶兒只伯以數騎遁去追破之梧桐林至黑泉而還僞平章阿的干以餘黨降趙安出他道復破之刁力溝擒僞右丞等三十人逐出塞千餘里虜衆幾盡論功封禮寧遠伯貴定西伯安會川伯賚驥等有差未幾死

阿魯台一部元此始衰絶

剌破殺阿台及朶兒只伯勢益張東誘兀良哈女直窺塞下亦時遣使來貢馬四年春勅諭其可汗脫脫不花王曰朕惟我太祖高皇帝兼愛中外待漠北尤誠信朕遵守不敢失可汗聰明仁智順天道遣使通好人民安樂此亦可汗祖宗愛民遺澤之所致也朕甚嘉之今遣都指揮康能等齎書幣往致朕意可汗宜益敦前好使命往來無閒華夷一家將後嗣蒙澤可汗名亦千萬世不磨可不念歟仍賜可汗諸衣服綵幣及其右丞相脫歡等皆

也先乃順寧王馬哈木之孫順寧王脫歡之子

有賜、未幾、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虜握兵大酋號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徒以元裔名爲君、不相臨制、顧妻也先姊以爲歡、君臣並貢、我亦各賜勑答其意、賞賚金帛甚厚、久漸驕桀不恭、貢使初止三五人、後乃百人、最後至三千餘人、屢賜勑戒約、毋過三百人、不聽、我濡忍納之、使者亦暴橫、往來殺掠道路、恣要索、稍不厭、輒造釁端、虜所請財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者、我不能應、虜顧益誘雜夷、與其使偕九邊騷驛、

公私耗費、又攻哈密、執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脇誘朝鮮、邊將皆知其必爲寇、屢疏聞、勅戒防禦而已、不能絕也、十一年冬、遣使言往攻兀良哈、歸且乞糧、幷欲見大同守奄郭敬、上勅敬毋予糧、毋得擅見虜、已復請更給順寧王印、詔予之、十二年、虜使至宣府、致脫脫不花及也先書于守將楊洪、洪以聞、勅洪禮其使、報書申國家威德耳、毋嚴拒失虜歡、時洪在邊、頗有威名、虜畏之、故以書結洪、頃之、其部下阿兒脫台來歸、言也先謀入寇、脫

脫不花止之吾屬受明恩何忍爲此也先言王不爲吾當自爲之吾以騎日躁塞下彼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如此足逞也上屢因其使勑讓之也先益糾結諸胡使謀我貽書兀良哈謂爾祖父官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禪可汗所授爾愼毋忘且責令供頓過軍兀良哈以聞詔問也先不報故事瓦剌使歸我使送至其地因留明歲與俱來使者往往以好語媚虜見也先奏胡樂則曰是安能及中國女伎耶吾他日來且請以賜若也先喜因爲其子請

婚、使陽應曰諾、巳謾之、曰吾爲若奏上報許矣、也先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大貢馬爲聘、朝廷曾未之知也、答詔語不及婚、則大媿怒、七月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阿剌寇宣府、也先自寇大同、至猫兒庄、偏將吳浩戰死、羽檄紛至、奄王振用事、顧自喜、欲怙中國威重、壓虜主親征、廷臣伏闕爭之、不能得、踰三日、駕遂行、命郕王居守、太師英國公輔等從軍事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羣臣請止師、振怒、

俱令略陣、進次雞鳴山、眾忷懼、振威顧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王佐鄺埜失振意、罰跪草中、竟日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疎虞、奈萬乘何、學士曹鼐亦力諫、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奄敬密告振、前行正墮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荊入、振顧欲邀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慮蹂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諜報虜踵

襲我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公勇永川
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綬與虜戰皆力士
卒盡克忠猶下馬蹺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弟
克勤皆死獨子瑾脫歸綬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
支解之既而知綬本山後人相與哭之曰此吾類
故勇乃爾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
肯行遂止營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迫復
止虜僞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
佐學士鼐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輜重盡爲虜得

上北狩、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講徐埕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顧皇太后尚疑、奄李永昌極言南宋事可鑒、持守議益力、皇太后悟、勑郕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任以事、羣臣廷劾振奸狀、請族夷之、王令俟處分、羣臣慟哭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呵止之、給事中王竑直前捽順、衆共毆斃之、復索奄毛貴王長隨、殊誅之、衆譁甚、王疑欲退、謙前掖之、慰

諭羣臣散、虜奉上至大同、守將劉安郭登伏謁、上
命稍出錢犒虜、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没
虜得、侍上登、遣人語彬、欲奉上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毋蹈險、第語安報皇太后、朕在虜
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安閒諸朝、王詰責安此
虜詐爾、何輕聽、後勿復爾、上遂由大同出塞、居也
先弟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俯伏跪拜、執臣子禮甚
恭、九月、王卽皇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廵撫都御史
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監監軍、帝嘉納之、

逮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歲造鐵鏃私遺虜賜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至是逃還京論罪坐死詔禁錮之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勑答之數日自大同入犯紫荊擁上皇南從間道攻關破之都御史孫祥死進薄都城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駕衆知虜詐不出於是以通政叅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上皇也先謂爾等皆小官亟令直等來上皇寄諭復榮彼無善意宜亟歸是日虜焚三陵殿寢門游騎

四出掠下邑、朝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詗知上皇駕移遠虜營、乃發礟擊虜、死者以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鏜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蕃漢軍能擒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逡巡遁、而使使來言欲還上皇、請罷兵報詔、太師且奉朕兄歸、意良厚、顧部下多剽掠、朕所以

發兵備他盜耳、太師如戢兵、以數騎護歸上皇、朕
亦遣數騎迎彼、此解甲相和好、固朕志也、復勑勞
伯顏帖木兒、朕兄在營知、院供具無闕、敬謝知院、
是日伯顏帖木兒奉上皇駕出紫荆關、石亭躡虜
清風店大破之、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鏜范廣陶瑾
等、分道捕畿內餘寇、破逐之、上皇駕出塞、脫脫不
花王遣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間也、先從之、始
也先土木之勝、意輕中國、且挾上皇爲重、質邀索
無已、尚書謙颺言社稷爲重、君爲輕、以塞虜望、而

先是虜過大同帥郭登亦登城告虜頼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虜既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懣稍稍悔禍事上皇愈益恭奉居得知院營間數日輒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見踏曲以佐歡上皇雖狎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凝大驚異大酋咸頓首伏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上皇固却之愈敬服謀奉駕歸矣景泰元年春誅逆奄喜寧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

信、日導虜入寇、虜薄都城、及邀大臣迎駕、皆其謀、
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請也先遣
寧至京、軍校高鑾與俱、密繫書鑾肘、令邊將計擒
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論功、晉參將楊俊爲都督、
鑾副千戶、上皇聞寧擒、大喜、謂歸南有日、虜既失
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遲我迎上皇、徘徊塞上、將
入虜掠雲中上谷間、我使久絕、其衆皆思歸、大酋
阿剌知院、遣參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
且入寇、報詔、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戰

也、完者脫歡復來請、脫脫不花及也先使亦至、秋七月乃遣禮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完者脫歡報使、并問上皇起居、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問三宮安否、將來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上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實歸具言之、時已遣都御史楊善右侍

郎趙榮使虜使指不及迎廷臣累請如實言吏遣使帝終不許善至也先爲言南北和好久奈何拘我使臣減賞賜自生釁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千人間有奸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覈其虛者何言減也也先曰者胡語云然辭也善度也先意稍動因言太師爾忘明皇帝之大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天道好生爾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災也也先曰者者因問皇帝歸更踐阼否善曰天位

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第言汝迎天子將何物善曰吾以賄來大師其將被此名也無賄則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其日引善見上皇遂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也先嘖嘖羨有禮次日伯顏帖木兒餞次日駕行也先築臺設上皇坐率衆拜辭妻妾亦拜辭也先復自送數十里慟哭辭去遣得知院送至對孤嶺亦慟

哭辭平章昂克射得一獐、追來獻、八月、駕抵京、居於南宮、自是虜貢不絕、屢請報使、尚書王直偕廷臣請許之、制曰、正統間使通虜、幾危宗社、今朕方思與虜絕、卿等第謀所以富國强兵、雪讐恥、稱朕意焉、毋復言使虜事、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虜向化誠、不報、且生釁、其何靳一介行李、踐虜庭、梢慰其望、濂復引高帝以三十萬衆困平城、以爲戒、制曰、使毋往、朕志定矣、平城事非所宜言、於是勑可汗、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兩國人民、咸

罹災害、此亦朕與可汗所共知也、可汗今請答使
朕恐蹈前失、不復遣可汗使皮兒馬黑麻等、朕皆
優禮厚給、馬直遣歸、自今使來朝貢者、聽、然亦須
人少、賞賜乃得厚、朕終始不食言、別勑也先指如
之、三年春、尚書謙侯亨請出塞討虜、帝曰、師行勞
姑待之、時脫脫不花與也先不相能、所妻也先姊
生子也、先欲立為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
其主與中國通、害己、遂治兵相攻、不花王敗走、依
兀良哈、弑死也、先盡收其妻子、殺元裔幾盡、都督

楊俊言也先弒逆、吞併諸部、東至女直、西至赤斤蒙古、皆受約束、不誅爲患滋大、請悉各邊兵出塞、搗其巢、一大創虜、下本兵及諸將議、尚書謙言虜誠當誅、但邊兵盡出、虜且乘吾虛、非計、詔從謙議、會也先使來、尚書王直等復請答使、詔問謙、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使事不敢聞、制曰謙言是、使勿遣、制詔也先太師求答使、朕固欲遣、第恐更如往者構是非、無益反滋害、故不遣、人來者乃至三千餘、邊將請謝絕、朕念太師誠款、姑聽、後少遣、臨

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爲詐冒防、諸正副使巳陞都
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厚賞賜、市易者悉聽車
輛、送至境、太師其體朕意、毋忽、當是、將虜使驕、毆
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約束、即彎弓
相向、我以通好、故不能問也、十月也、先使來稱大
元田盛大可汗、致書皇帝、往者元受天命、主夷夏、
今巳得其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璽、敬遣使
修好、仍通慇懃、上皇田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書、
禮官集廷議、報書云、何都給事中林聰、御史徐正、

言宜勑也先諭以順逆毋從其僞稱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厄剌太師入犯則討之并下禮官議議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爲不足治也也先所稱固不可盡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勑書宜稱爲厄剌可汗示羈縻便郞中張綸言可汗在中國固夷酋之常稱在戎狄則帝者之位號觀其上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胱胱不花乃元世傳稱名猶近正今也先弑主僭號名實大舛若因而稱之

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示羣酋、羣酋讋服、且遂爲中國患、莫若賜勑別封爲敬順王、忒厖刺王便詔從廷議、稱厖刺可汗也、先既新立、恐諸部不從、欲通好中朝、其弟賽因孛羅曾王諸酋、皆貢馬、復深入爲寇矣、而我所賞賜虜貴亦不貲、未幾、知院阿剌攻也先、殺之、始阿剌欲繼也先爲太師也、先不許、阿剌怒、遂隙也、先淫酗殘虐、諸部皆貳、愈益忌阿剌、佯飲其二子酒、毒斃之、阿剌率所部攻也先、數其三罪曰、漢兒血不花王血兀

死時兀
畢口八立

良哈血皆在汝身天道好還行及汝矣也先未即戰而與所厚酋伯顏帖木兒得知院等議帳中其知院禿革帖木兒掌判阿麻火者故阿剌部也共剌殺也先并殺伯顏得知院或云也先戰敗從數十騎逃已復棄其騎困甚從一婦人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爲也先追殺之也先死諸部離散竄居西北邊離合不常孛剌稍衰矣阿剌後亦失所終而孛來爲雄長稱太師復求故可汗脫脫不花子尊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虜以

小王子爲尊稱、而毛里孩阿羅出諸酋相繼奮、咸爲邊患、